

写意秋天

□董国宾

好像只一个转身,就立秋了。春和夏只是来到你的面前,和你点点头,又匆匆的别了。

秋,就这样来了。秋一来,也就有了别样的韵味。

秋是一个欢喜的小孩子,人们护着她,爱恋她,总想和她说话和打交道。她走着,笑着,心思暖暖的,又快乐着,在喜悦的田庄里总想得深远而入神。

春天探着头,心思却隐藏了,满肚子放不下的愿望和想法没有说出来。夏日头也不回地一路跑过来,总有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事。到了秋天,天空就朗朗地高远了。秋月投下成熟的梦,秋阳光金黄得逼你的眼。园子里和田野上野草香的气息也浓起来,充实的大地丰盈而盛大。所有的话好像在这里一下子说开了,无尽的愿望和思想没有遮挡地都呈现出来,日子也随之明亮和美好。

天像洗过一样,让人不费心思就能看个透。苍鹰浮在天空中,很是自在。被驱赶的鸭群格外听话,做农活的老牛也来到堤坝上悠游地唱秋歌。瞧去,田野上、村子里,茫茫草原上,到处是安适的秋声和秋色了。秋打着滚儿在大地上走着,乐着,所到之处,无边的金色带有几分逼人的霸气呢!

蝴蝶恰当地飞走了,牛背上的短笛也没了,嘤嘤嗡嗡的蜜蜂到别的季节去

闹了,共长天一色的秋水沉静地想着生命里最想和最该做的事。扁豆花满架满架地开在秋色里,野酸枣也好像有个约定,说红了。滚圆的柿子黄澄澄的很是诱人,它们都是这个模样,质朴地点着头,又总是在这个时候长大和成熟。蟹正肥,野菌香弥散着芬芳。泥土里莲藕胖胖的,沉甸甸的谷穗总是一言不发。远望去,大地染尽了金黄,土地像个金色的沙丘,一直拥到天际,又从天际拥过来。秋日里,秋兰又来开花了,山菊花也照得满山坡一片灿灿。黄色的淡雅,白色的高洁,紫红色的热烈而深沉。好个秋,天清气爽,云敛日丽。秋的背影里盛满了天底下最美的事,万事万物都能生出暖意来。

秋做着自己的一份事,总是默默地低着头,不知道喧闹和张扬。高粱害羞地红着脸,头也不抬地向肥沃的土地说着真心话,袒露着真诚和真实,揣摩着世间的道理和真谛。远山含黛,秋波不兴,秋之性格温和,空气那样的和暖纯净。她不喜欢小溪水那般轻率,也不羡慕油油的春,绿的逼你的眼。她以自己的方式长大和变老,在自己的庄园里给人丰硕和充盈,厚重和充实。

芦花开得正旺,蟋蟀把大地叫得空旷辽远。秋的泥土苍苍浑黄,大气恢弘,包容万千,深邃悠远。秋之意象,沉静而博大,令人眼前一亮。

秋游天门镇朱村村

□陈之昌

秋日乡村天高云淡,雁唳长空,眺望原野,辽阔开朗,这样一个晴朗秋日,我们一群人走进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朱村村。

朱村因朱家始居于此而得名。在南宋中期,由于汪姓扩建村落,故名朱村汪。解放后,鸡冠山铁矿搬迁到朱村半山开矿,给朱村村发展小集镇提供商机,朱村街道形成从事南北杂货和粮油食品类的小本经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连接鸡冠山铁矿、狮子山铜矿等公路改建,交通更加通达,朱村街道形成卖南北杂货、五金百货、布匹绸缎、粮油食品等商户,商业十分繁华,当时有“小南京”之美誉。再往前走,一座烈士墓让我们驻足,记录了一段红色历史。1933年3月,朱村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,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。1938年11月26日,日军侵占铜陵后,张伟烈同志专程来朱村与刘建成等人共谋对策,组建了一支300余人的游击队,投入抗日。1948年元月间,在铜、青、南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,袭击了朱村伪乡公所碉堡,缴获机枪一挺、步枪六支及部分弹药等,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皖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朱村这座村庄里古树众多,汤村村民组有一棵小叶栎有一百多年历史。朱村村经济主要以种养殖业为主,着力发展休闲观光业,目前村内有休闲山庄、自由采摘果园等一批

休闲观光基地,可供游客休闲观光和采摘。在村庄一处房舍前,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碧绿的菜畦,一阵秋风吹过,茂林修竹里传来沙沙响。我遇见一位编竹子扫帚的老人,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自家老屋的竹椅上编竹子扫帚,像一幅乡村的雕像。他身上黑布褂子前襟已磨得破烂不堪,打了好几处醒目的补丁,见我和他打招呼,他微笑地点了点头。老人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,他一年可编一千多把扫帚,每把价格十块多,而且还不愁销路,一年下来纯收入就有八千多元左右哩。老人和我侃侃而谈,粗糙的大手一刻也没闲,他说,现在乡村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儿子在铜陵市做装潢业务,早出晚归,孙子在村里上小学,一家人其乐融融,老人心里藏着满满的幸福。

望着眼前美丽的村庄,我不禁想起杜牧的《山行》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秋风萧飒,红叶纷飞,波浪滚滚,一望无涯,朱村的秋清幽景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来。在乡村田野里,一株株金黄饱满的稻穗在秋风的吹拂下款款起舞,写满憧憬与希冀的田间荡起了一层层金灿灿的波浪。秋天孕育了饱满,农家小院柳树昂首屹立,秋阳下塘水倒映着的村落,给村庄增添了新的靓丽迷人色彩。

以书为友

□张培胜

古人读书可以博取功名,可以赢得仕途,于是许多人把读书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只为考取功名。求名上进本是一种积极态度,只是从这个角度看,或许并不是真正喜欢读书,他们并没有把书当成朋友,而是当成了一种工具。不可否认,一些古代文人爱读,也会读书,在读的基础上,写下一篇篇佳作,留传后人。唐词宋词能取得巨大成就,与文人爱读书的习惯分不开。

其实,我们还能从读书中解世间困惑,晓世明义。比如西汉刘向的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足可以说明读书对大家的重要性。而北宋苏轼则更进一步表达读书好处了——腹有诗书气自华,把读书与个人气魄结合起来,他对读书的理解达到超凡地步,让人叹服。

现代人读书,一盏茶,一本书,静坐绿树下,花儿吐芳,鸟儿作伴,美好盈上心间,心灵抹去尘埃,足可以安静灵魂,足可以抵挡岁月的侵袭。明朝于谦诗中: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眼前直下三千字,胸次全无一点尘。”书卷朝夕相伴,心胸开阔无尘,真是人间乐事。

于我而言,爱上读书还是五年前的的事了。那时,心情落寞把生活弄得七零八落,什么事什么人都看不顺,于是,我把自已封闭起来,守着一本书读,开始只是想打发无聊时间,读着读着,却有了别样的感觉,书中的事物与故事,

与现实的自己,仿佛心底结了缘,许多想的事说的话竟然出奇的一致,豁然开朗般,我在书中找到安慰,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。就这样,我爱上了读书,孤独的时光也不再孤独,沉闷的心情也不再沉闷。

后来,我发现读书就是与书中的智慧对话,人世间的烦与忧在读书中便不知不觉中消散开了。渐渐地,书成了我的挚友,我对它付出的越多,它所给我的启迪就越多。有些书看过好多遍,提起这本书,依然有想读的冲动,这些书承载了我的太多美好时光,那份不舍已经超越出了书中内容的范围。“读书之乐何处寻?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元代诗人翁森的感受,似乎在我读书时也有。

不久前,我得到一本自己向往已久的书,心中澎湃起无限感慨,仿佛追求到心仪的爱人,世间所有的美好,便在读书的分分秒秒中释怀。就算不读,看着那熟悉的封面时,闻着书页散发的清香,那份眷恋,那份安然,便在怀抱书的那一刻融化了。

当下,人们的脚步匆忙,许多人变得浮躁,然现实总是那么迷离,痛定思痛后,便可以把书当朋友,孤寂与无聊便在读书过程中消散了。忽然觉得,每一本书都是那么多情,一如我们充满美好的心。

是晚上的那一缕凉爽的风,让我陡然间意识到秋天来了。

前些日子持续的高温天气就这么悄悄地走了,走得很及时,走得没有牵牵扯扯。我走在秋月光下,却多了几分牵牵扯扯的思绪……

这样的思绪有些像乱麻,很难一时理出一条明晰的丝线来。这样的思绪又有些像滴落到宣纸上的墨,一下子就渲染开来……

我索性坐在一处树影下,让月光围绕在我的周围,那些从树叶隙缝中挤进来的细碎的月光依然能够洒落到我的脸上、身上,它们很明亮,在我晃动的身体上闪闪烁烁——我喜欢这样的感觉,有一阵阵的凉风吹拂,有不知名的虫鸣,还有树上鸟儿们偶尔的三两声“啁

咕”,倘若没有这样的月色衬托,那么就不会有这么美妙的舒怡。

可是,我的心还是乱的——一个夏天的燥热,已经让我烦躁了许多,我总希望有一个安静安宁的时间,让自己慢慢沉静下来,将自己这许多日子的所思、所作、所都为梳理一下,然后轻轻松松地去迎接新的来日。

也是在盛夏的一个月光透亮的晚上,我走在湖边的一处草地上,湖水却平静得没有一点生气,我很希望它掀起一点点的涟漪,这样我就知道我的身子已经粘上了风的气息,可是没有,连流淌出的汗水都是热烘烘黏黏糊糊的。脚下前方有我的影子似在带动着我亦步亦趋地前行,我有些恍惚地认为那个影子不应该是我,而是一颗树,或者是一块



铜官山

黑沙河畔绿意浓
周晨 摄

母亲的菜园

□姚金峰

去姐姐家的菜园摘菜,看到菜园里的一片生机盎然,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多年前,母亲种的菜园。

母亲的菜园,有很多块,分布也不集中,但每一块都被料理的井井有条、色绿香浓。那时的父亲工作忙,在种菜的事上只是有时间时才搭一把手,日常的田间管理主要是母亲负责,母亲也总是能触手生春,种出比别人家品种更多、长势更好的蔬菜来,有顶花带刺水灵灵的黄瓜,还有色泽鲜艳的大辣椒、尖辣椒、油豆角,还有长长串的线豆角,挂满柔嫩枝蔓的绿豌豆,他们好像都铆足了劲,比谁更漂亮、更灵秀。整齐的芹菜畦边,胖娃娃似的圆倭瓜、长角瓜躲在叶子和藤蔓荫蔽里的藏身处……因为母亲的精心劳动,每种蔬菜都被侍弄得长势极好,一派生机勃勃的盛景。

每年夏秋两季我们家都是新鲜菜不断,如果有小菜收获完了,还会再洒上其它的葱籽什么的,再长出一茬菜来,有时母亲还要把菜送给左邻右舍,共同分享劳动收获的喜悦,很多邻居都吃过母亲给送去的菜,大家也为母亲种的菜好而不吝赞美。每年夏秋交替的时候,母亲就开始切丝切片,开始晾晒茄子片、角瓜片、豆角丝,土豆片等,晒干后封装进白布质的布袋储存起来,以备漫长的寒冬时节拿出来享用,搭配着吃,改善一下北方冬天食物的单调。母亲还会自己把土豆做成淀粉,再用淀粉做出爽滑可口的凉粉皮来。

想起母亲的菜园,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母亲为贴补家用,摘菜去市场上卖的情景。童年我对父母生活的辛酸和简单的快乐一直印在心里,如溪水漫流,到现在,那点点滴滴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。

每次母亲去摘菜卖,从上午吃完早饭进菜园里,一直到烈日很烤了,才满头汗水地走出来,有时候衣服上、头发上还有粘上几片心形的豆角叶或向日葵花瓣。从地里一出来,母亲会把一筐筐、一筐筐的菜,提到人力两轮推车上,用小推车推送到市场上去卖。整个过程,母亲不用我摘菜,也不用我推车,她对孩子的爱是浓重的、甚至是溺爱的,舍不得家里排行最小的我干活出力,只让我跟在车子的后面,我的任务是去算账。母亲小时候只读了几年的“识字班”,后来因为生活的奔波,再也没机会学文化了,简单的账还能算,复杂的就算不出了。后来,我因为学业忙,没时间陪母亲卖菜了,母亲还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,她把摘来的菜按做一次菜的用量、每次不同顾客能买的量,大致分成大小不等的小堆,按堆估算卖价,当然这个变价是低于称量、用账算的卖价,遇到讨价还价的,还会搭配些别的菜,这样虽然每

次少卖了些钱,但母亲的蔬菜,每次都能早卖完,不但能及时回家给我们做饭,还为自己积累下了很多的“回头客”,一个夏天下来,卖菜的钱很好的贴补了家用。

回忆有时是苦涩的,有时是幸福的,时间似乎无声的走过,我好像听到了时间在我身边走过的声音,听到母亲在我身边叮咛的声音。

小时候,我有一个偏食的毛病,不吃豆角。一到夏天,我的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,因为我不吃豆角,而豆角又是夏天最常吃的菜。每次做菜,母亲还得为我单独做一个别的、特殊的菜。比我只大两岁的哥哥有一次哭了,说“好菜都让毛毛吃了”,还责备地问我:“不吃豆那怎么还吃花生,花生也是豆!”我淘气地争辩着回答说:“花生不是豆,花生是花生米”。哥哥建议母亲说:“饿我老弟几顿,他就吃了”,母亲自然是舍不得的,母亲的爱带着怜惜,没有责备,只有温暖。她对孩子的爱是尊重的,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溺爱的,她好多次引导我说,“儿子,你看我们吃豆角觉得好吃,你可以试试,吃不下去再说”,接下来,母亲并没有改变多做一个菜的习惯,只是每次会有意的多做一点,好让年龄相仿的两个孩子,能一起吃,尽量做到不偏不倚。

母亲的小名叫“芒”,是在芒种

地舒了一口气,记不得是不是他的老客户,却记住了他那张奇特的面孔,和与面孔并不一致的热情。

那西瓜确实好吃,又甜、又脆、水汁又多,后来又去买了两次,待再去买时,已不见了卖瓜人和他的西瓜,我真名的有些惆怅。不过,这个时候,秋天就悄然而至了,西瓜的吸引逐渐小了许多,那个卖瓜人的形象倒是没有模糊。

我从树影中站了起来,抖落掉满身细碎的月光,只一步便跨入了被月色重新浸染的光亮中,此时的月光宛如清水,远处漫步的人都如浮在水中。我只瞄了他们一眼,便继续着自己的思绪……

又是一阵风儿拂来,这风应该是贴着水面而来的,有一些水汽和凉气,我打了一个激灵,陡然间胸中如月光一般的透亮——我所期待的不就是这样的秋夜么——有风,有月,有树,有草地,有倦鸟,有朦朦胧胧的感觉,有一份莫名的期待,有不一样的心境……

在初秋,有一场纠结的相约,不失为一场心情的美妙。

咏铜冠

□林宗红

情系长江当自强,
千年铜都美名扬。
埠路蓝缕何所惧,
铜冠中华成脊梁。

向日葵的秋天

□李易农

星夜赶程
也不能如约奔赴一场如瓷的花期
大地上流淌的传闻
如同我的满腔心思

落英缤纷。秋天
我站在向日葵田里
头顶、肩头和掌心
都有来自一种植物的温存
淡淡的芬芳,淡淡的记忆
都难掩淡淡的情愁

记得春天,菜园里绿意蓬勃
黄昏被一一渲染,绮丽而甜蜜
我们听着虫鸣
想象着于爱和被爱之间的词语
如同,向日葵和秋天

记忆深处
每一株向日葵,都在鞠躬致敬
阳光洒下来,我和我的影子
斑驳成大地体内的葵花

一切,芬芳依旧
一切,葱茏依旧

的节气出生的,“芒种忙忙割,农家乐启镰,麦收秧稻插,秋囤再攀巅”。母亲常常对我们说,因为生在芒种,所以忙了一辈子。她一生善良、勤劳、要强,总是帮助别人,却不喜欢麻烦别人,就是在最后的生命里,她都是这样的性格。

母亲后来有了病,有一天从床上不小心掉到地上,又没有力气自己上床,因为怕影响父亲休息,她索性坐在地上,趴在床边坚持到天亮。在她最艰难的时候,母亲还总是想到爱护亲人,尽量不给人添麻烦,哪怕是儿女、亲人和朋友,在母亲生命最后的时间里,那种病痛是很重的,听说别人得了这种病,最后都是痛得不由自主的喊叫,但我们从没有听过她喊过痛,那时候的她,是坚强的、倔强的、坚毅的。母亲去世后,在整理母亲物品的时候,我们发现了一个布兜,那里面放着我上初中、上高中和大学的校徽,有我从小学起获得的小奖章和奖状。我发现,我们的成人成才是她面对困难、面对艰辛生活的精神支柱,而她的坚持、她的精神,真像菜园里那一片生机勃勃的蔬菜,给人无限的希望……

每每回忆起母亲,还经常会想起她整理的绿油油的菜园,想起她为我们做的每一餐饭,添的每一件衣,想起她一生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,想起她作为平凡人的许许多多美德。每年春华秋实的时节,那母亲亲手栽种的种类繁多蔬菜便在记忆深处长满了情思,溢满了浓郁的亲情,那时母亲的菜园,也为青春再成年的我们演绎了一段永远不能再版的亲情往事。